

# 張自忠英烈千秋

謝應芬

## 出身望族不貪安逸

張自忠將軍，字蕙忱，山東臨清縣人，生於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七月七日。世居距臨清縣城二十八里的第二區，義一鄉，唐圓村。張家是臨清的望族，也是城南的首富。唐圓村爲其獨姓建築的圍寨村落，寨城外圍，掘有保護城垣的深溝，寨城內週，建有代耕佃戶的住宅，城上四角並築有堅固的堡壘，置有長短槍等武器，駐有常備巡守警衛人員。張家住在這村落中央的深院大宅，完全是一派富戶巨族的氣勢。

張自忠的祖父名張春林，勤耕苦營，積有厚產，樂善好施，甚爲鄉閭敬重。父親張樹桂，光緒二十七年任江蘇省贛榆縣青口巡檢，兼管河防業務，著有勤廉的清譽，爲清廷所洞悉，乃於光緒三十一年蒙加封五品官銜，調攝贛榆縣篆，替民衆做了許多興利除弊的工作，深獲地方的愛戴。將軍幼年的教育，有一段時間是從父在外求學，至其父卒於任所，始隨母返回原籍。

張的母親馮氏，生子女七人，張自忠行五。長兄張自修，是異母兄弟，二兄張自清，曾任山東長清縣縣長，四兄張自嚴，曾任臨清縣保衛團副總團長，民國三十五年被選任制憲國民大會代表。七弟張自明隨自忠在外管理家務。

張自忠幼年從江蘇回到家鄉，進入縣立臨清中學就讀，畢業後考入天津法政專門學校深造。當時張自忠的基本智識，新潮思想，都已有了相當的基礎。適逢民國肇造，國步多艱，列強侵於外，軍閥亂於內，國家民族頻臨分裂存亡的關頭。張感受特深，激於愛國救國赤忱，拋棄豐裕家境的享受，輕視專科學歷的榮耀，矢志投筆從戎，爲國效命。

### 從軍報國勵志苦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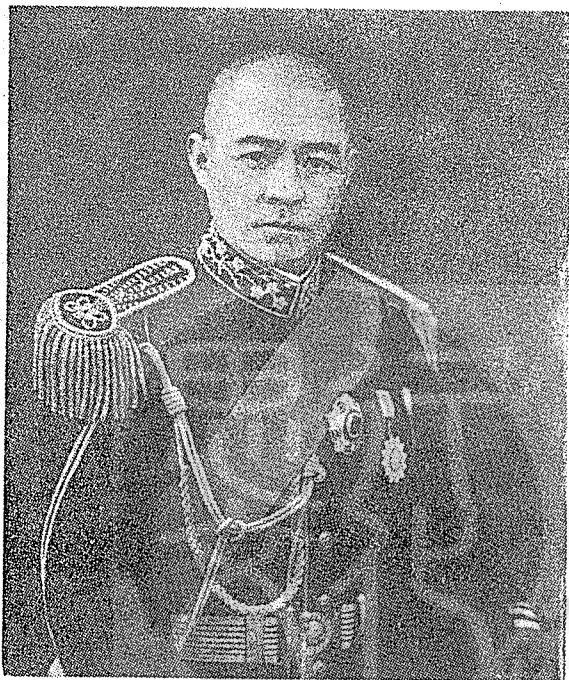
民國三年，張自忠毅然赴東北，投効正在奉天新民屯軍任團長的車震。車震是臨清同鄉，與張家有世交關係，對張的身世、學歷，非常清楚，照常理來說，以一個法政專科畢業生，遠道來軍中找事，按情理應該委以書記官一類的職務安插，再退一萬步說，起碼也應以上士文書錄用。但是車團長爲觀察張自忠的從軍意志是否堅定，考驗他的吃苦耐力是否堅強，在張到達團部之日起，並未予以任何名義，祇命他跟隨部隊，在軍田中收割麥子，過了數日，見張果能忍苦耐勞，毫無餒氣怨色，然後始給他補上一個相等今天國軍二等兵的副兵，經常挑擔米炭，掘構壕壘，幾個月熬下來，已是手足胼胝，肩背俱腫。且常在天冰地凍的嚴寒中，負責清掃營區積雪，弄得肌膚破裂，服裝染滿血漬，苦到這步田地，他不但叫苦，還常引述聖賢所說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以自勵。同伍的士兵，在明白他的出身後，無不紛紛爲他叫屈。他却怡然自得的說：「受勞苦的是我有形的身軀，享愉快的是我無形的內心，當初

固不習慣，現在身體已鍛鍊得日進粗健，不覺什麼辛苦了」。他這種懷大志，忍大苦的精神，聞於軍團長

後，既爲之驚奇，更倍加讚許。

民國四年，袁世凱陰謀稱帝，南方各省，興師護法，車震升任北洋陸軍第一師師長，調駐湖南岳州，並兼長岳鎮守使。這時張自忠將軍，屢蒙拔擢，已升到低級軍官的地位。正是好運當頭，前程似錦，不料車師長突然奉令解職。跟從車震較爲親近的幾個人，一一離去，獨有張將軍，崇尚道義，始終追隨不變。

民國五年，車震北返赴津，途經廊坊，特把將軍轉荐給其時任十六混成旅旅長馮玉祥，最初在其西北軍的隨營學校，屈居一名學兵。由於他學有根基，



民族英雄張自忠將軍遺照。

特具法政專才，更加以勤勞刻苦，奮勵不懈，立爲馮玉祥所賞識，平步青雲，不次擢升，由教育委員，而爲兵營長，團長，副官長，西北軍官學校校長。主持幹部訓練甚久，爲西北部隊，造就不少的人才，也爲他個人日後的事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至民國十六年升任第二十五師師長。從他投軍當副兵到任師長，不過十二年時間。這在當時北方部隊的人事升遷上是不可多見的事例，而此一鮮見事例，正說明了張將軍具有超人的奮鬥毅力和文武才華。

### 練兵帶兵以嚴著名

張自忠將軍練兵帶兵，素以嚴格著稱，部下曾替他取了一個外號叫「張剥皮」。其實他並不會剥過什麼人的皮。但他一生所帶過的部隊，在平時恪守紀律的成績，能常居全軍之冠，確與他治軍嚴格有關。而在戰時，他的部隊總是攻無不克，所向無敵，更與他平時練軍嚴格有關。究竟他是如何嚴法？嚴到何等程度？據筆者訪問他的舊屬所告：他是遇事首先從嚴以自律作起，居常夜不解衣，晝不分爨，特別是寒冬穿的蓋的，不比士兵多，不比士兵好。在雪地跑步，他同士兵一樣，脫掉鞋襪跟着後面跑。一切起居生活，操練活動，完全與部隊同甘苦，共勞逸。這種軍人美德，直到他做了集團軍總司令都未絲毫改變。行起軍來，他有時走在部隊前面，有時走在士兵後面。有馬很少自用，常讓給病患官兵騎坐，而且經常替落伍的士兵背槍。發覺部屬有痛苦，總是推誠撫慰，講究道義，同官兵親如家人。尤能知人善用，信賞必罰。對

建功的部屬，立加賞擢，毫不遲疑。但是如有人違反他的任何一項規定，懲罰起來，也是決不稍寬。所以，他統御的第二十五軍，在駐防開封最久的幾年期間，深獲地方讚譽，甚得民衆敬愛，一時傳爲美談。說到部屬對張將軍的印象，可以既畏其威，更懷其德二語以盡之。因此，任何一位官兵，都是赤胆忠心的願與他共成敗，同生死。

張自忠練兵的方法，有其獨到之處，不論是教育學生，或訓練部隊，他有一句通用的口頭禪，那就是：「一擱一掌血，一鞭一條痕。」暗示着軍中教育必須紮根落實，才能在戰場上克敵制勝。他對官兵的思想教育與戰技訓練，同樣看重。對入伍的新兵，必先教「吃飯歌」，不會唱這歌的，不准吃飯。歌詞是：「這些飲食，人民供給，我們應該，爲民努力，抵禦外侮，消滅奸匪，救國救民，我們天職」。言簡意賅，道盡了軍人的責任。其次教「服務歌」，「悔改歌」，「衛兵歌」，「行軍歌」，及「八德歌」。有關戰技的則爲「戰鬥動作」，「射擊軍紀」，「利用地物」，及「步哨歌」等四大軍歌。這些軍歌的詞句，都很通俗，容易領悟，經常練唱，當然能發生戰鬥教育的作用。

從他自己以下，全體官兵，每天早上四點半鐘起床，穿衣，漱口洗面，上廁所，都要計算分秒的使用，包括整理內務，清潔環境，紮子彈帶，取槍等事，要在三十分鐘以內做完。最後也是最難的一個動作，就是捆紮背包，一件棉大衣，一把大刀，三條布帶，必須在三、五分鐘內捆好，一天到晚，不許鬆散。到了五時十分各部在各營房前面集合點名後，帶到大操場。全體集合完畢，正是五時三十分，經過兩小時的



祥玉馮與慶重都陪到回線前自 (二右) 軍將忠自張年八十員委副  
。影留時餐共 (右) 長

晨操，才進早餐。上下午共上學術科八小時。晚飯後，自習前，是練習鐵槓，木馬，刺槍，劈刀，打拳的時間，其中尤以刺槍，劈刀，鐵槓及射擊四項戰鬥技能，屬全軍性的，上自師長，下至士兵，人人均須鍛鍊，參加測驗，各級部隊長，個人成績佔百分之五十。自己所屬部隊，團體成績佔百分之五十。試想有如此嚴格訓練，何患戰鬥技能不精，一個戰鬥技能精熟的部隊，又何患戰無不勝，攻無不克。

最值得特別一記的是：張自忠有一種堅定不移，高潔忠勇的軍人人生觀，在抗戰期中，他常常對學生、幹部、士兵說：「軍人活要活得像個樣子，死也要死得像個樣子。我要找一個好機會和敵人拚一次，領着你們大家在頭裏死，讓敵人知道中華民族黃帝子孫的不可輕侮。同時也給那些貪生怕死的國家敗類作了一個榜樣」。又常說：「軍人除了不怕死以外，我不知還有什麼」？接受過這種明恥教戰，成仁取義的教育的部隊，又何患受命不忠，遇敵不勇，成仁不懼。他自民國十六年擔任第二十五師師長到二十二年轉任第三十八師師長，二十六年升任第五十九軍軍長，二十七年先升任第二十七集團軍總司令，繼調任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凡在他統御指揮下的部隊，無役不是摧敵致勝，戰績輝煌。

### 支持危局忍辱負重

民國二十四年，張自忠出任察哈爾省主席，這時日本軍閥正在積極向華北圖謀侵略，到處散佈不利於張的流言，並說華北五省，即將宣佈獨立，在風言雨語中塑成他是一個親日的中堅份子，竟使北平大中學

生聯合上書，勸他不要作民族罪人。爲粉碎日本軍閥的謠言陰謀，表白自己的心跡，他曾公開發表覆電說：「余幼讀經書，略知春秋大義，自忠決不作對不起國家民族及張氏祖宗之事」。他個人的政治立場，由此得以澄清，日本的離間伎倆，也不攻而自破。

民國二十五年春，張自忠調任天津市長，仍兼第三十八師師長，全師跟隨他移駐天津。前任市長蕭振瀛對付不了日本軍閥的挑釁，尤其是不堪日本浪人的騷擾，難免過份遷就，頗爲當時平津人士所不諒解。傳說一日在北平由宋哲元主持的某次高級軍政首長會議中，蕭振瀛說了一些近於親日的話，引起張將軍的憤怒，除卽席予以嚴詞斥責外，並動手摑了蕭一記耳光。

張自忠接任天津市長後，日本軍閥對第二十九軍的分化工作，對張的破壞，更是變本加厲。儘管他對日本浪人處處表現強硬作風，而日本特務對他的謠言攻勢，仍然是無所不用其極，不是說他暗中與日本軍閥聯絡勾結，便說他已娶了一個日本小姐爲妾。偏偏在這個時候，日本政府邀請宋哲元赴日參觀，宋不肯去，派張爲代表到了日本一趟。因此，張自忠又惹上麻煩，幾成爲全國衆矢之的。他由日返津之後，一方面奉到中央指示，與日本接觸要盡量忍讓爲國，虛與周旋，以爭取時間，從事我必要戰備。而在另一方面，則又不斷接到各方函電交責，每天攤開報紙一看，盡是對他冷嘲熱諷，詆毀備至，使他在精神上飽受刺激和痛苦！

他在天津市長任內，有一個鮮爲外人所知而富有深長意義的故事：其時財政部在天津設有一個華北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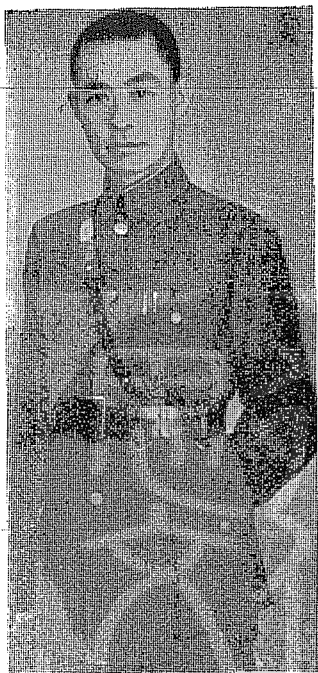


稅局，局長是位曾留學英國的彭涵峯，善於面相，有一次在某個重要的晚宴中，津市各高級首長，均應邀到齊。彭局長於宴後閒談時，爲衆客一一觀相，大家都覺得言之頗準，惟獨對張市長，祇看看，不說話，經張一再要求直言，彭始大胆說出：「將軍是一個爲國殉職的相」。衆皆駭然。張却大聲發笑的說：「我難得有這樣一個相，果有這麼一天，真是我的光榮。」於是在坐衆客，聽了他這幾句豪氣干雲的話以後，始轉驚駭爲敬佩。從這個不平凡的故事中，可以看出他爲國成仁的意念，早已養之有素。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先是第二十九軍在北平外圍與日軍週旋，至七月二十五日日軍增援大軍開到，開始步砲聯合向北平城郊攻擊，敵機亦同時出動助戰，我守軍奮勇抵抗，戰況異常激烈。至南苑失利後，亦即七月二十八日，宋哲元奉蔣委員長電令：退守保定坐鎮指揮。當時宋在北平下了三道手令：一是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由張自忠代理。二是北平綏靖主任由張自忠代理。三是北平市長由張自忠代理。並一面電報中央核備，一面命張立即分別接任。宋於當天晚上九時，離平去保定。在臨行時，張自忠將軍含着淚水對秦德純說：「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漢奸。」秦德純勸慰他說：「這是戰爭的開始，來日方長，必須蓋棺才能定論。祇要你誓死救國，必有爲全國諒解的一日，請你好自爲之」。充滿抗日愛國熱忱的張將軍，在戰亂倉皇中，道義壓迫下，接受這些危如跳火坑的任務，怎不教他滿腹枉曲，一腔悲憤。

## 化裝孝子逃出北平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三十兩日張自忠先後接任了冀察政務委員會等三個機關的首長職務，在精神沮喪、意志消沉的情況下，不得不忍痛含垢和日軍代表委曲肆應，商談日軍入城協議，以延滯其行動，利於二十九軍的撤退。這時全國輿論不明內中苦計，多罵張爲媚敵漢奸。他深深知道，惟有忍受一時誹謗，才能達成層峯交付的任務。故有口不辯，一肚子的怨氣，祇有如打落牙齒和血吞。據陶希聖六十三年九月九日在中央日報副刊所寫「張自忠將軍的信譽」一文，其中曾提到二十六年



民國二十九年第五戰區作戰兼右翼兵團總指揮時的張自忠將軍。

八月初，蔣委員長在南京官邸，邀集平津在京學人胡適等午餐。胡適即席向委員長陳述意見說：「在戰時國際公法上，一個守城軍人與敵軍協議入城條件，以保存城市人民生命與文物，在道義上是可以容許的，請委員長關照京滬各報，不可任意批評張自忠。」委員長答道

：「我告知他們，不許批評張自忠，我信任他是抗日的。」從此京滬各報對張自忠將軍的批評即大為減少。

當日軍看見第二十九軍已全部退出北平，轉向南面佈防。而其時留在天津的三十八師參謀長李文田忍不住敵人的欺凌，又擅自督率部隊向天津日軍進攻，使日方識破張自忠仍然是一位積極抗日將領，並非存心與日合作。因此遂認定他已經沒有利用的可能，正打算進軍北平，另行製造一個「大北方人民自衛組織」，供其驅使。而張每天受日本駐華北最高特務頭目土肥原等的侮慢困擾，不特無法行使軍政職權，而且在這孤立的古城，自身的安全已感覺危如累卵。經過周密的設計，於八月四日一個細雨清晨，化裝一名披麻服喪的孝子，不動聲色的騎着一輛腳踏車，由北平出東直門，直奔通縣，轉坐火車到了天津。

後來由天津搭乘英國輪船經青島抵濟南。這時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陪張赴京，向委員長請訓。並囑秦萬不可讓，獲悉張自忠到了濟南，即指派時任第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陪張赴京，向委員長請訓。並囑秦萬不可讓，張先到前方看部隊，以免引起無謂物議。此時山東省主席韓復榘對張突然回到濟南，亦懷疑別有企圖，特派人監視其行動，並警告張不宜隨便外出。旋經秦德純電報請示何部長應欽：可否偕同張自忠來京向中央報告並請罪？很快的獲得何部長復電同意，並表示願負一切責任。遂由秦德純與負有監視任務的山東省政府委員張穢陪同張自忠赴京。車過徐州站，突有三十幾個學生大喊要到火車上搜查漢奸張自忠，來勢兇猛。幸經秦德純的妥善安排和適當應付，得免無事。張到京後，任山東省政府辦事處，秦住二十九軍辦事處，

靜候委員長召見。

### 領袖召見再統軍旅

在他們抵京第三日即蒙召見，張自忠首先向委員長報告：「自忠在北方失地喪師辱國，罪有應得，請委員長嚴予懲辦。」委員長說：「你在北方的一切情形，我均明瞭。我是全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一切統由我負責，你要安心保養身體，避免與外人往來，稍遲我再約你詳談。」別後第三天，又接到召見通知。仍由秦德純陪同晉見。其時正值日機轟炸南京，委員長鎮靜如常，對張自忠慰勉有加，殷殷詢問他的健康情形。最後指示：「俟你的身體完全恢復健康後，我決令你重回部隊，俾得再有機會報效國家，並可到前方看看你的長官同僚及部屬。」委員長這番誠懇的溫慰和期望，儼如家長對子弟的關切，張自忠深受感動。在同寓途中的車上，淚流滿面的對秦德純說：「如果委員長令我重回部隊，我一定誓死以報領袖，誓死以報國家。」這幾句明心見志的話，證明了委員長知人的真切、感人的深刻，也流露了張將軍忠肝義胆的赤忱。

果然，二十七年春，由於戰事發展的需要，第二十九軍擴編為七十七及五十九兩軍。中央發表張自忠為五十九軍軍長，在魯南前線接任。他到達軍部立即集合部隊訓話，他說的第一句話是：「我回來了。」全體官兵跟着說：「軍長回來了。」接着他在講台上一陣痛哭，下面的官兵也是一片哭泣聲。最後連哭帶

講的說：「我今天回軍，除共同殺敵報國外，乃與大家共尋死所。」全體官兵，舉手響應，誓死効命。這一感人肺腑的消息，經過全國報紙的披露，大家對張自忠過去幾個月來的懷疑、誤會、批評，已如烟消雲散，而對他忍辱負重苦心苦志、殺敵報國的決心，一致表示無限的敬意和希望。

## 以死求勝戰功輝煌

張自忠將軍自寄身戎行以來，有一始終不變、令人欽服的武德，這便是每逢作戰任務，總是攻擊在前、退却在後。憑藉這種武德潛移默化的功效，凡是他帶過的軍隊，一上戰場，人人爭先，勇猛摧敵。自九一八事變發生至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十六日襄河會戰壯烈殉國之日止，依據戰史所載，著有下列重要戰績。

### (一)喜峯口之役：

日軍自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佔領我東北遼、吉、黑三省，二十一年復侵佔我熱河，二十二年初，其關東軍第六、第八兩師團，乘勝由熱河南下，企圖一鼓突破長城天塹，窺伺我華北平原。這時張自忠將軍奉令率領第三十八師由北平近郊向喜峯口、羅文峪兩地馳援，一天一夜，急行軍一百八十里之多。當抵達距喜峯口以南三十里的三屯營，得悉日軍業已逼近喜峯口，情勢嚴重。張將軍乃親率所部，跑步急進，於三月九日正午趕到喜峯口，適值友軍萬福麟的五十三軍由熱河退出，而日軍正尾追跟進。張師在喜峯口即與敵遭遇，展開陣地的爭奪戰。戰況慘烈，難決勝負。最後張將軍抽調得力部隊，組織千人敢死隊，各帶

大刀一把、短槍一支、手榴彈一個，從戰地兩翼深入敵後，冒死夜襲敵人側背，以大刀砍殺敵軍，使其出乎預料，驚如神兵天降，一時刀光血影，殺得日軍有的斷臂潰逃，有的跪地求饒，遍地鮮血，染紅了喜峯口。是役殲滅日軍兩個聯隊、一個騎兵大隊，並破壞其野戰砲十八門。這一空前大捷的戰役，挫阻了日寇的攻勢，使其以後幾年不敢再越長城一步，而平津各地賴以安定無恙。張將軍榮蒙委員長頒發青天白日勳章，以獎戰功。同時也獲得全國各界熱烈的慰勞與稱頌，個人聲譽，由是鵲起。

### (二) 臨沂之役：

二十七年初，第五戰區鑒於青島放棄後，內陸戰役擴大，即令沈鴻烈率海軍陸戰隊及地方部隊轉進至諸城、沂水等地，積極展開游擊戰，一度收復蒙陰縣城。但在二月四日敵板垣第五師團，督率所部又將該城攻陷。戰區爲謀牽制日軍南下，令龐炳勳率軍進入臨沂一帶，協同沈部對魯南敵軍實施截擊。當在新泰、泗水等地與敵發生激烈戰鬥，斃敵甚多。二月二十二日敵由魯東調集大軍，犯我海州，攻勢猛銳，迫使龐、沈兩軍逐次抵抗，退守臨沂，遭受巨砲飛機猛攻，形勢異常危險。其時張自忠將軍剛接任五十九軍軍長，奉令增援臨沂，於三月十二日率領全軍，經一晝夜，急行一百八十餘里到，達臨沂外圍，即向板垣師團分數路猛攻，深入敵後一百二十里，鏖戰七晝夜。殲滅敵軍兩個聯隊，迫使殘部向北潰退七十餘里，造成抗戰開始後第一次重大勝利。也是張將軍重復軍職後第一次實踐抱負之役。這一勝仗不特解救了龐、沈兩部之危，也奠定了台兒莊大捷之基。

劉汝明在「憶蕙忱老友」一文中，說張自忠出發時，接見戰地記者舒宗僑，曾言：「軍人要報國，很簡單講句話，就是怎樣找機會去死。我認爲國家所以鬧到這個地步，可以說是軍人之罪。十幾年來，要是軍人均能體認國家的危機，團結禦侮，敵人決不敢來侵犯，我們軍人今天要想洗刷罪惡，完成對國家的責任，也祇有一條路：去死，早點光榮的爲國家去死。」這番坦誠沉痛、言人所不敢言的壯志豪語，是他打勝這一仗的基本動力。

### (三) 徐州之役：

日軍在臨沂和台兒莊兩次戰役接連遭受重大挫敗之後，日軍大本營至爲震動。遂決定重新佈署再戰，以穩定其國內民心士氣。自二十七年四月中旬，逐漸從華北和華東集結近十個師團的兵力，企圖包圍徐州，消滅五戰區主力軍團。我各路部隊奉令對敵採逐次抵抗，以遲滯其攻勢。至五月中旬，最高統帥部，審度形勢，不爲敵乘，乃決計放棄與敵決戰，除留下第二十四集團軍在蘇北，第六十九軍及海軍陸戰隊在魯南，分別建立游擊基地，實施敵後牽制性的戰鬥。其餘全部主力，向西南方面轉進，並於五月十八日主動撤出徐州。在這一超過十個軍的大規模後撤行動中，張自忠將軍的五十九軍奉令殿後掩護。這個部隊，自臨沂戰役到參與台兒莊會戰，不曾得到過一日的整補休息。據秦德純記述當時的情形是：「我大軍西移時，張將軍率部於疲敝之餘，掩護友軍突圍，車馬悉身傷患，躬爲殿後，而敵人不致逼近。」以是在從容後撤中，張部毫無損失。於此可以想見他的軍威，在敵人的眼中是具有何等重大的份量。

## (四)武漢會戰：

武漢會戰，自二十七年六月下旬即開始外圍的作戰，至十月下旬戰事逼近三鎮城郊，亘五閱月，始告結束。張將軍所率的五十九軍，在這一長時間的戰役中，始終是在豫南的潢川，任務是阻擊敵軍南下。一直到九月十六日，由於其後方的商城棄守，招致敵以大軍猛攻潢川，張部孤軍奮鬥，不特能固守縣城，使敵無法越雷池一步。且於潢川、春和鋪一帶督師出擊沿浦信公路及溯淮河西進之敵，以掩護我豫南主力後撤，得以從容重作佈署。經激戰數日，敵傷亡慘重，最後其第十師團，竟施放毒氣攻擊，迫張於九月十九日放棄潢川。在這次大戰役中，張將軍有許多突出的表現，圓滿地達成上級所賦的任務。因此是年十月間，張將軍奉令晉升第二十七集團軍總司令，繼調任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旋兼第五戰區右翼兵團總司令。

## (五)隨棗戰役：

鄂西的隨縣和棗陽在大洪、桐柏兩山之間，西蔽襄樊，北障河洛，是非常重要的戰略地帶。張將軍的所部，自武漢會戰結束後，即駐守在這一地區，總司令部駐鍾祥縣襄河西岸。日軍爲鞏固華中武漢基地，展開外圍作戰。二十八年三月先進犯京山、鍾祥兩縣，張將軍督率所部奮勇應戰，死傷敵軍六千餘人。五月敵復以第三師團、第六師團、第十三師團及騎兵第四旅團，分向襄河以東隨棗等縣猛攻，兵力多於我軍，形成決戰優勢。在張將軍所部陣地遭遇危急情勢之時，他曾親率兩個團渡過襄河，截擊敵軍攻勢，於田



家集大破日寇，使敵狼狽潰退，進而配合友軍追擊，造成光榮的鄂西大捷，是役張將軍榮獲國民政府頒發四等寶鼎勳章一座。他的三十三集團軍此後便沿襄河兩岸與敵大軍對峙很長一段時間，使敵不敢輕動。

二十八年冬，最高統帥部令各戰區向敵發動全面冬季攻擊。張將軍所統率的右翼兵團約八個師，奉令全部出擊，他於十二月十二日渡過襄河，親率所部向大洪山以南及鍾祥以北之敵分路攻擊。自十三日至十七日，各路均有進展，十八日敵增援戰場與我軍發生激戰，十九日張將軍親臨前線，指揮騎兵繞至敵軍側背，實施步騎夾擊，克復不少陣地，先後斃敵聯隊長三人，傷敵旅團長一人，其他斬獲甚多，爲五戰區造成冬季攻勢的勝利。

張部所以能在二十八年春的隨襄戰役，以及是年十二月的冬季攻勢，均打出漂亮的勝仗，是得力於他的以死求勝的決心。在隨襄戰役前，他爲剖析這一決心的重要，曾分函所屬部將說：「目前在前線，祇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路是敵未來敷衍的佈署，敵已來敷衍的抵抗一下就走。但是這條路，似乎討便宜，其實更吃虧。因爲今天不打，明天還是要打，在前面不打，退到任何地方還是要打，完是一樣的完，犧牲是一樣的犧牲。所以這條路的結果，一定身敗名裂，不但國家因此敗壞於我們之手，就連我們自己的生命也要爲之斷送，我是不忍弟等走這條滅亡的死路。第二條路就是拚。我們既然奉命守這條戰線，我們就決心在這條路拚，與其退到後面還是要拚，我們就不如在這條線上拚得有價值、有意義。所以我們這一次一定要同敵人拚到底，拚完算了。萬一拚完了，我與弟等也對得起國家。」這是張將軍參加抗日戰役以來，一

真地以死求勝的決心的道理，也正由於他能堅持這個決心，所以凡是指揮的戰役，決沒有失敗過的。

### 襄河會戰壯烈殉國

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下旬，日軍由信陽、隨縣、鍾祥等地調集第三師團、第六師團、第十三師團、第十五師團、第三十九師團、第四十師團及裝甲兵團、空軍大隊，分六路向我第五戰區各兵團防地，大舉進犯。而以會師棗陽爲目標，妄圖摧毀江漢陣地，進而威脅重慶。歷經十六天的猛烈會戰，棗陽失而復得，得而復失者若干次，敵人死傷四萬五千餘人，我亦損失慘重。

五月二日由鍾祥北攻之敵第五、第六兩路部隊所屬之第三師團、第十三師團、第十五師團、及裝甲兵團、騎兵旅團，配合空軍大隊，分向張自忠將軍所指揮的右翼兵團各陣地進攻，並置重點於京鍾路。將軍這時駐在襄河以西宜城縣以南十五里的快活鋪，當敵人開始進犯時，他除嚴令襄河東岸各部隊務須堅守陣地外，並即調正在河西整訓的基幹部隊第三十八師，星夜增援。爲表示堅定應戰的決心，又親筆分函各師、團長說：「看最近之情況，敵人或要再碰下釘子，只要敵來犯，兄即到河東與弟等共同去犧牲，國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爲其死，毫無其他辦法。兄相信只要我等本此決心，我們的國家及我五千年歷史之民族，決不至亡於區區三島倭奴之手。爲國家民族死之決心，海不枯石不爛，決不半點改變，願與諸弟共勉之。」

三十八師接到增援命令後，即於五月一日兼程進發，當夜由陸斗灣渡過襄河東岸，在宣城鍾祥與兩縣交界之豐東河市鎮，同敵展開激戰，亘五晝夜，敵人傷亡重大，看情勢不對，遂掉頭北竄，圖進襲死唐。張將軍認爲這是得償夙願的良機已到，於是毅然在五月七日晚，親率總部特務營及七十四師主力，由宣城渡襄河，向撤退之敵追擊，以求擴大戰果，殲滅當面敵軍。在部隊到達襄河東岸後，即令所有舟船全部開回西岸，以示祇許前進、不容後退的決心。並於臨行前留給副總司令馮治安一函，誓以必死國事明志。函云：

「因爲戰區全面戰事之關係及本身之責任，均須渡河一拚，現已決定今晚往襄河東岸進發，到河東後，如能與三十八師、一七九師取得聯絡，即率該兩部與馬師，不顧一切向北進之敵死拚；設若取不上聯絡，即帶馬師之三個團，奔走我們最終之目標——死，往北邁進，無論作何作壞，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後公私均得請我弟負責，由現在起以後或暫別或永離，不得而知。」其求殺敵致果之雄心，以身殉國的決心，已躍然紙上。至今讀之，猶覺令人肅然起敬！

到了襄河東岸，即與各部隊取得聯繫，並立即率部向敵窮追猛打，於進至吳家河後，接到長官部的電話：「敵軍大部向東潰退，希迅予追擊。」張將軍督率所部向襄陽東南地區猛追，總想一戰殲敵。

五月十三日拂曉，在大雨滂沱中，行抵梅家集附近，與敵砲兵第十九聯隊遭遇，張將軍冒雨親自指揮第三十八師集中火力攻擊，斃敵甚衆，並俘獲戰馬數十匹，及戰鬥日誌等重要文件多種。十三日晚復奉長

官部電令：「自該部向東追擊後，敵由該軍後方，經孟家集分向方家集、耿家集、洋梓及客店坡撤退，該部宜向西截擊，並恢復五月四日以前陣地。」

五月十四日晨，遵令率軍西行，抵方家集果與步兵、騎兵二千餘，砲四門之敵相遇，鏖戰終日，方家集全部化爲灰燼。晚間重作戰門部署，以三十八師、一七九師編爲左縱隊，由黃維綱師長指揮，經新街、田家集、馬家集不顧一切的向南掃蕩敵人，最後目標地爲長壽店。張將軍親率騎兵第九師兩個團、七十四師兩個團稱爲右縱隊，經罐子口、溝圓、南瓜店、壘口等地，亦向南掃蕩，最後目標地爲豐東河。兩個縱隊採分制作戰、窮追猛打的戰法，使敵人沒有片刻喘息的餘地。至十五日下午，右縱隊行抵南瓜店，左縱隊行抵新街附近。兩路均遇到敵軍，展開極爲壯烈的戰鬥，敵軍傷亡慘重，遺屍遍野。

五月十六日清晨，敵軍爲挽救陣勢，增接近一萬人，砲二十餘門，突向南瓜店及其兩側地區發動兇猛的攻擊，並有敵機數十架，輪番低空掃射，使張將軍陷於萬分危困的重圍。可是他依然無畏一切，率部奮力與敵搏鬥，血戰八小時，官兵傷亡過半，而敵軍的包圍圈則越來越縮小。先是他的左臂受傷，猶一本英雄本色，對裹創的軍醫說：「受傷是軍人的常事。」故仍力持鎮靜，大聲呼喊：「向敵衝殺！」未幾，胸部又受重傷，即舉槍自戕，爲副官朱增源所阻，衛士們紛紛請求他稍移指揮位置，暫時休息。但是他堅決不肯退下，鼓其餘勇再戰，忽然一身連中六彈，這時所剩官兵無幾，他因傷勢過重，不支倒地，發出微聲的說：「我力戰而死，對國家、對民族、對長官，良心很安慰。望大家繼續殺敵報國。」言畢，遂瞑目殉

國。在抗戰期間，這一代無比的英雄，從此永訣！

### 身後榮哀炳輝千秋

指揮左翼縱隊的黄維綱師長，獲自總部便衣隊的報告，始驚悉張將軍殉職的噩耗，放聲大哭之餘，立即率部衝至南瓜店尋覓遺體。全體官兵悲憤填膺，帶傷奮戰，於擊潰當面頑敵之第三日，經百姓提供線索，在宜城南瓜店十里長山找到靈柩。發現張將軍成仁之後，敵軍亦欽敬其忠烈精神，以盛棺殮葬，並於其墓前豎立一塊木牌，恭書「張將軍自忠之英靈」。當起出靈柩運至襄河西岸荆門縣屬之快活舖市鎮，再以上將禮服重殮，沿途經過之處，不論軍民，無不肅立致敬，泣不成聲。在靈柩運抵宜昌，移上專輪轉渝時，軍方並未在事前透露消息，當地機關首長及民衆自動集於東山寺，弔祭者逾數萬人，有的掩面涕泣，有的悲傷嗟嘆，還有些老太太夜起趕製麵食曰：「我爲張將軍做北方飯。」專輪經溯長江而上，經過巴東、奉節、雲陽、萬縣、忠縣、涪陵等縣，地方政府官員及學生民衆，均列隊江岸致祭，張將軍殉職之烈，感人如是之深，是我國近代戰史上鮮有的事例。

委員長在當時獲悉張將軍受傷不退，力戰身殉，深爲震悼！曾手書悼詞誌哀，詞云：「蕙忱忠勇義烈，犧牲成仁，光榮一死，炳輝千秋。惟在抗戰中途，將星忽殞，國家遽失長城，其何以堪。則此追念素所依賴之袍澤，不禁悲痛無已者也。」在其靈柩於五月二十八日運抵重慶儲奇門時，親臨靈輪致祭，撫棺悲

痛不已。國民政府五院院長以下各首長，均臂纏黑紗與祭，各機關團體職員，學生民衆，前往哀悼者，終日絡繹不絕，一致讚揚張自忠將軍，已充分發揮了中國軍人的武德，是我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民族英雄。委員長於是日發表一紙情文懇摯的通電，詳述張將軍抗戰以來，忍辱負重，英勇作戰之事蹟，表示痛悼深惜之至意，並勉全體將士應效法張將軍的忠烈精神，完成其未竟之志業。電文如下：

「張總司令蕙忱殉國之噩耗傳來，舉國震悼，今其靈柩於本日運抵重慶，中正於全軍舉哀悲慟之餘，謹述其英偉事蹟，爲我全體將士告。追維蕙忱生平與敵作戰，始於二十二年喜峯口之役，迄於今茲豫鄂之役，無役不身先士卒。當喜峯口之役，殲敵步兵兩聯隊、騎兵一大隊，是爲蕙忱與敵搏戰之始。抗戰以來，一戰於肥水，再戰於臨沂，三戰於徐州，四戰於隨棗。而臨沂之役，蕙忱率所部疾趨戰地，一日夜達百八十里，與敵板垣師團號稱鐵軍者鏖戰七晝夜，卒殲敵師，是爲我抗戰以來克敵制勝之始。今茲隨棗之役，敵悉具全力，三路來攻。蕙忱在棗陽之方家集，獨當正面，斷其歸路，斃敵無算，我軍大捷。假蕙忱不死，則此役收效當不止此。今強敵未夷，大將先殞，摧我心膂，喪我股肱，豈唯中正一人之私痛，亦我三百萬將士同胞之所同聲痛哭者也。抑中正私心尤有所痛惜者，蕙忱之勇敢善戰，舉世皆知，其智深勇沈，則猶有世人未及者。自喜峯口戰事之後，盧溝橋戰事之前，敵人密佈平津之間，乘間抵撿，多方以謀我，其時應敵之難，蓋有千百於今日之抗戰者。蕙忱前主察政，後長津市，皆以身當樽俎折衝之交，忍痛含垢，與敵周旋，衆謗羣疑，無所搖奪，而未嘗一以語自明。唯中正獨知其苦衷與枉曲，乃特加愛護矜全，而

猶爲全國人士所未諒也。迨抗戰既起，義奮超羣，所向無前，然後知其忠義之性，卓越尋常，而其忍辱負重，殺敵致果之概，乃大白於世。夫見危授命，烈士之行，古今猶多有之。至於當艱難之會，內斷諸心，苟利國家，曾不以當世之是非毀譽亂其慮，此古大臣謀國之用心，固非尋常之人所及知，亦非尋常之人所能任也。中正於蕙忱信之尤篤，而知之特深。蕙忱亦堅貞自矢，不負平生付託之重，方期安危共仗，克竟全功，而乃中道摧折，未竟其志，此中正所謂於蕙忱之死，重爲國家前途痛悼而深惜者也。雖然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而三民主義之精神，即中華民國之所由建立於不敝者也。今蕙忱雖殉國，而三民主義之精神，實由蕙忱而發揮之，中華民國歷史之榮光，實由蕙忱而光大之。其功雖未竟，吾輩後死之將士，皆當志其所志，效忠黨國，增其敵愾，翦此寇仇，以完成蕙忱未竟之志，是蕙忱雖死猶不死也。願我全體將士其共勉之。」

七月七日國民政府爲表彰功績，篤念忠勳，頒佈褒揚令如次：

「陸軍上將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久膺軍寄，夙著忠貞，盧溝橋事變後，轉戰前方，屢建奇勳，方冀干城永寄，翊成復興大業，乃以鄂中戰役，親當前鋒，抱成仁取義之決心，奮勇截敵，重創喋血，猶復猛進不已，並諄諄以效忠國家民族，雪恥復仇勗勉部衆，終因傷重殉職，全軍感痛，政府追懷壯烈，軫悼良深，應予明令褒揚，交軍事委員會從優議卹，生平事蹟，存備宣付國史館，以示國家篤念忠勳之至意，此令。」

不久，由政府特發卹金壹拾萬元，並追贈陸軍上將。十一月十六日，遺櫬厝北碚梅花山麓，在移靈入厝封土之時，委員長率政府文武高級官員，蒞臨祭奠，並親題「英烈千秋」石碑，樹立於山麓。且在靈堂停留二小時，親自照料一切，由此可以看出最高統帥對張將軍是何等深情愴念！此一代忠骸，從此長眠名山，永爲世人所景仰憑弔！

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政府明令入祀全國各地忠烈祠。三十三年八月政府復將湖北宜城縣易稱爲自忠縣，用資永遠紀念。三十五年六月五日，國民政府以追維張將軍之殉國，不特爲我抗戰八年中惟一守土殉職之上將，亦同盟五十國中的最高殉職軍官，特頒榮字第一號榮哀狀。同年四月五日，張將軍入祀天津市忠烈祠，自此以後北方各地忠烈祠，均先後置有張將軍受祀牌位，並在北平、濟南、徐州、鄭州、天津、漢口等城市，或以自忠名其路，或建立自忠紀念碑，以留永思。

總之，從張將軍之忠勇殉國到靈樞權厝，可以說已受到全國軍民致以最高之哀榮，及政府崇功績最優之褒揚。現在要略爲一談的是：將軍家屬當時同其成仁後一些感人的情形。

### 夫人殉節一門慈孝

張將軍夫人李敏慧女士，亦山東臨清人，其伯父蔭棠，在清末做過省諮議局議員。父蔭桐以正義有聲於里閭，年方十八，于歸將軍，大他一歲。幼承庭訓，深明大義，恆以勤儉治家，從不以生計瑣事，煩累



丈夫。至張將軍已臻顯貴的地位，她仍茹素不改。

抗戰事起，山東淪陷後，張夫人因病遷居上海醫治。二十九年五月十六日張將軍殉國的消息，初爲家人祕不相告，過了三個月才讓她知道。她當時很堅強的接受這個晴天霹靂的打擊，力持鎮靜的說，軍人死於國事，是分所當然。因此在表面上她並未過分悲傷。其實她一念三十多年的齊眉恩愛，忽然存歿永隔，內心裏的哀痛，正在與日俱增，終於到了無法忍受的程度，乃以全部家事交託張將軍的七弟自明。自二十九年八月十三日起堅決拒絕任何醫藥治療，並停進飲食。雖經子女孫輩環跪泣請緩死，爲諸孤計，強求恢復醫治和飲食，但仍未爲接受，至八月二十日逝世，時年五十一。國民政府嘉其節行，曾頒賜「相成忠傑」的匾額一方。我國史館於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同爲其夫婦分撰傳稿，以備列入國史，永垂千秋，也可說得上哀榮備至。

張將軍有子二，長廉珍，畢業北平中國大學，次廉靜，早殤。女一廉雲，畢業復旦大學。有孫五人。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底，張將軍的七弟自明，自淪陷區輾轉抵達湖北宣城縣，由舊日副官陳金昌陪同他到了當年戰場所在地，指認將軍殉職地點，並在荒山草叢中，檢獲血石兩塊，碧血斑斑，確係當時負傷不支，猝然臥倒之處。歷時三年，血漬不滅，似有天意留以供其後人懷念。自明視同瑰寶攜歸，分刻血石二字。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將軍女公子廉雲，亦自上海間關到達湖北前線，至其父親殉國處揮淚憑悼，並分赴南漳縣武安鎮及荊門縣劉侯集兩地軍民共同修建之張公祠致祭。

抗戰勝利後，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張自忠將軍殉國六週年紀念日，張家大小數十人，曾到重慶北培梅花山麓將軍之墓前行隆重的家祭典禮。三十八年九月間，濟南陷於共匪後，其長公子張廉珍將早先變賣家產所得之款項，攜赴北平與其妹張廉雲共同主持私立自忠中學，培育青年。

北平淪陷後，鐵幕深垂，張將軍家屬情況不明，令人不勝懷念。

